韓非子/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五

韓非子
卷第十六
韓非

卷第十七

難三第三十八

魯穆公問於子思曰：「吾聞龐　　氏之子不孝，其行奚如？」子思對曰：「君子尊賢以崇德，舉善以觀民。若夫過行，是細人之所識也，臣不知也。」子思出。子服厲伯入見，問龐　　氏子，子服厲伯對曰：「其過三。」皆君之所未嘗聞。自是之後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。

或曰：魯之公室，三世劫於季氏，不亦宜乎？明君求善而賞之，求姦而誅之，其得之一也。故以善聞之者，以說善同於上者也；以姦聞之者，以惡姦同於上者也，此宜賞譽之所及也。不以姦聞，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，此宜毀罰之所及也。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，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。人情皆喜貴而惡賤，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，此魯君之所以劫也。且此亡王之俗，取、魯之民所以自美，而穆公獨貴之，不亦倒乎？

文公出亡，獻公使寺人披功之蒲城，披斬其袪，文公奔翟。惠公即位，又使功之惠竇，不得也。及文公反國，披求見。公曰：「蒲城之役，君令一宿，而汝即至；惠竇之難，君令三宿，而汝一宿，何其速也？」披對曰：「君令不二。除君之惡，惟恐不堪。蒲人、翟人，余何有焉？今公即位，其無蒲、翟乎？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。」君乃見之。

或曰：齊、晉絶祀，不亦宜乎？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，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弃斬祛之罪，桓公、文公能容二子者也。後世之君，明不及二公；後世之臣，賢不如二子。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，君不知，則有燕操、子罕、田常之賊；知之，則以管仲、寺人自解。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、文之德，是臣讎而明不能燭，多假之資，自以爲賢而不戒，則雖無後嗣，不亦可乎？且寺人之言也，直飾君令而不貳者，則是貞於君也。死君復生，臣不愧，而後爲貞。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，寺人之不貳何如？

人有設桓公隱者曰：「一難，二難，三難，何也？」桓公不能對，以告管仲。管仲對曰：「一難也，近優而遠士。二難也，去其國而數之海。三難也，君老而晚置太子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不擇日而廟禮太子。

或曰：管仲之射隱，不得也。士之用不在近遠，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，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，非其難者也。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，而悖不去國，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。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，少能勝之。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，必行之令，雖遠於海，内必無變。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，非其難者也。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，又欲置公子職，商臣作難，遂弑成王。公子宰，周太子也，公子根有寵，遂以東州反，分而爲兩國。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。夫分勢不二，庶孽卑，寵無藉，雖處大臣，晚置太子可也。然則晚置太子，庶孽不亂，又非其難也。物之所謂難者，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己，可謂一難也。貴妾不使二后，二難也。愛孽不使危正適，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，此則可謂三難也。

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「政在悦近而来遠。」哀公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「政在選賢。」齊景公問政於仲尼，仲尼曰：「政在節財。」三公出，子貢問曰：「三公問夫子政一也，夫子對之不同，何也？」仲尼曰：「葉都大而國小，民有背心，故曰『政在悦近而来遠』。魯哀公有大臣三人，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，内比周而以愚其君，使宗廟不掃除，社稷不血食者，必是三臣也，故曰『政在選賢』。齊景公築雍門，爲路寢，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，故曰『政在節財』。」

或曰：仲尼之對，亡國之言也。葉民有倍心，而說之「悦近而来遠」，則是教民懷惠。惠之爲政，無功者受賞，而有罪者免，此法之所以敗也。法敗而政亂，以亂政治敗民，未見其可也。且民有倍心者，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。不紹葉公之明，而使之悦近而来遠，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下行惠以争民，非能持勢者也。夫堯之賢，六王之冠也。舜一

徙而成邑，而堯無天下矣。有人無術以禁下，恃爲舜而不失其民，不亦無術乎？明君見小姦於微，故民無大謀；行小誅於細，故民無大亂。此謂「圖難於其所易也，爲大者於其所細也」。今有功者必賞，賞者不得君，力之所致也；有罪者必誅，誅者不怨上，罪之所生也。民知誅賞之皆起於身也，故疾功利於業，而不受賜於君。「太上，下智有之。」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，安取懷惠之民？上君之民無利害，說以「悅近來遠」，亦可舍已。

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，而說之以「選賢」，此非功伐之論也，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。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，則三子不一日立矣。哀公不知選賢，選其心之所謂賢，故三子得任事。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，故身死爲僇；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，故滅於越。魯君不必知賢，而說以選賢，是使哀公有夫差、燕噲之患也。明君不自舉臣，臣相進也；不自賢，功自徇也。論之於任，試之於事，課之於功，故羣臣公政而無私，不隱賢，不進不肖，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？

景公以百乘之家賜，而說以「節財」，是使景公無術以知富之侈，而獨儉於上，未免於貧也。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，則雖桀、紂不侈焉。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，是侈於桀、紂也；然而能爲五霸冠者，知侈儉之地也。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，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，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。明君使人無私，以詐而食者禁；力盡於事、歸利於上者必聞，聞者必賞；汙穢爲私者必知，知者必誅。然，故忠臣盡忠於公，民士竭力於家，百官精尅於上，侈倍景公，非國之患也。然則說之以節財，非其急者也。

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，知下之謂也。知下明則禁於微，禁於微則姦無積，姦無積則無比周，無比周則公私分，公私分則朋黨散，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。知下明則見精沐，見精沐則誅賞明，誅賞明則國不貧。故曰：一對而三公無患，知下之謂也。

鄭子產晨出，過東匠之閭，聞婦人之哭，撫其御之手而聽之。有間，遣吏執而問之，則手絞其夫者也。異日，其御問曰：「夫子何以知之？」子產曰：「其聲懼。凡人於其親愛也，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。今哭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姦也。」

或曰：子產之治，不亦多士乎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，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。不任典成之吏，不察參伍之政，不明度量，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物衆而智寡，寡不勝衆，智不足以徧知物，故因物以治物。下衆而上寡，寡不勝衆者，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，故因人以知人。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，智慮不用而姦得。故宋人

語曰：「一雀過羿，羿必得之，則羿誣矣。以天下爲之羅，則雀不失矣。」夫知姦亦有大羅，不失其一而已矣。不修其理，而以己之胷察爲之弓矢，則子産誣矣。老子曰：「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。」其子産之謂矣。

秦昭王問於左右曰：「今時韓、魏孰與始強？」左右對曰：「弱於始也。」「今之如耳、魏齊孰與曩之孟嘗、芒卯？」對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王曰：「孟嘗、芒卯率強韓、魏，猶無奈寡人何也。」左右對曰：「甚然。」中期推琴而對曰：「王之料天下過矣。夫六晉之時，知氏最強，滅范、中行而從韓、魏之兵以伐趙，灌以晉水，城之未沈者三板。知伯出，魏宣子御，韓康子爲驂乘。知伯曰：『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，吾乃今知之。汾水可以灌安邑，絳水可以灌平陽。』魏宣子肘韓康子，康子踐宣子之足，肘足接乎車上，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。今足下雖強，未若知氏；韓、魏雖弱，未至如其在晉陽之下也。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，願王勿易之也。」

或曰：昭王之問也有失，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。凡明主之治國也，任其勢。勢不可害，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，而況孟嘗、芒卯、韓、魏能奈我何？其勢可害也，則不肖如如耳、魏齊及韓、魏猶能害之。然則害與不侵，在自恃而已矣，奚問乎？自恃其不可侵，則強與弱奚其擇焉？失在不自恃，而問其奈何也，其不侵也幸矣。申子曰：「失之數而求之信，則疑矣。」其昭王之謂也。知伯無度，從韓康、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，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，頭爲飲桮之故也。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，其畏有水人之患乎？雖有左右，非韓、魏之二子也，安有肘足之事？而中期曰「勿易」，此虛言也。且中期之所官，琴瑟也。絃不調，弄不明，中期之任也，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。中期善承其任，未慊昭王也，而爲所不知，豈不妄哉？左右對之曰「弱於始」與「不及」則可矣，其曰「甚然」則諛也。申子曰：「治不踰官，雖知不言。」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。故曰：昭王之問有失，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。

管子曰：「見其可，說之有證；見其不可，惡之有形。賞罰信於所見，雖所不見，其敢爲之乎？見其可，說之無證；見其不可，惡之無形。賞罰不信於所見，而求所不見之外，不可得也。」

或曰：廣廷嚴居，衆人之所肅也；宴室獨處，曾、史之所僈也。觀人之所肅，非行情也。且君上者，臣下之所爲飾也。好惡在所見，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，必也。明不能燭遠姦，見隱微，而待之以觀飾行，定賞罰，不亦弊乎？

管子曰：「言於室，滿於室；言於堂，滿於堂，是謂天下王。」

或曰：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、言堂滿堂者，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，必謂大物也。人主之大物，非法則術也。法者，編著之圖籍，設之於官府，而布之於百姓者也。術者，藏之於　　中，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。故法莫如顯，而術不欲見。是以明主言法，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，不獨滿於堂；用術，則親受近習莫之得聞也，不得滿室。而管子猶曰「言於室滿室，言於堂滿堂」，非法術之言也。

難四第三十九

衛孫文子聘於魯，公登亦登。叔孫穆子趨進曰：「諸侯之會，寡君未嘗後衛君也。今子不後寡君一等，寡君未知所過也。子其少安。」孫子無辭，亦無悛容。穆子退而告人曰：「孫子必亡。亡臣而不後君，過而不悛，亡之本也。」

或曰：天子失道，諸侯伐之，故有湯、武。諸侯失道，大夫伐之，故有齊、晉。臣而伐君者必亡，則是湯、武不王，晉、齊不立也。孫子君於衛，而後不臣於魯，臣之君也。君有失也，故臣有得也。不命亡於有失之君，而命亡於有得之臣，不察。魯不得誅衛大夫，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。孫子雖有是二也，巨以亡？其所以亡其失，所以得君也。

或曰：臣主之施，分也。臣能奪君者，以得相踦也。故非其分而取者，衆之所奪也；辭其分而取者，民之所予也。是以桀索嵩山之女，紂求比干之心，而天下離；湯身易名，武身受詈，而海內服；趙咺走山，田氏外僕，而齊、晉從。則湯、武之所以王，齊、晉之所以立，非必以其君也，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。今未有其所以得，而行其所以處，是倒義而逆德也。倒義，則事之所以敗也；逆德，則怨之所以聚也。敗亡之不察，何也？

魯陽虎欲攻三桓，不尅而犇齊，景公禮之。鮑文子諫曰：「不可。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，貪其富也。今君富於季孫，而齊大於魯，陽虎所以盡詐也。」景公乃囚陽虎。

或曰：千食之家，其子不仁，人之急利甚也。桓公，五伯之上也，爭國而殺其兄，其利大也。臣主之間，非兄弟之親也。劫殺之功，制萬乘而享大利，則羣臣孰非陽虎也？事以微巧成，以踈拙敗。羣臣之未起難也，其備未具也。羣臣皆有陽虎之心，而君上不知，是微而巧也。陽虎貪，知於天下，以欲攻上，是踈而拙也。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，而使加誅於拙虎，是鮑文子之說反也。臣之忠詐，在君所行也。君明而嚴，則羣臣忠；

君懦而闇，則羣臣詐。知微之謂明，無救赦之謂嚴。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，不亦妄乎？

或曰：仁貪不同心。故公子目夷辭宋，而楚商臣弒父；鄭去疾予弟，而魯桓弒兄。五伯兼并，而以桓律人，則是皆無貞廉也。且君明而嚴，則羣臣忠。陽虎爲亂於魯，不成而走，入齊而不誅，是承爲亂也。君明則誅，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，此見微之情也。語曰：「諸侯以國爲親。」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，此無救赦之實也，則誅陽虎，所以使羣臣忠也。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，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，此則妄矣。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，而可以得季、孟、叔孫之親，鮑文之說，何以爲反？

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，昭公惡之，固諫不聽。及昭公即位，懼其殺己也，辛卯，弒昭公而立子亹也。君子曰：「昭公知所惡矣。」公子圉曰：「高伯其爲戮乎，報惡已甚矣。」

或曰：公子圉之言也，不亦反乎？昭公之及於難者，報惡晚也。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，報惡甚也。明君不懸怒，懸怒，則罪臣輕舉以行計，則人主危。故靈臺之飲，衛侯怒而不誅，故褚師作難；食黿之羹，鄭君怒而不誅，故子公殺君。君子之舉「知所惡」，非甚之也，曰：知之若是其明也，而不行誅焉，以及於死。故「知所惡」，以見其無權也。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，或不足於斷制；今昭公見惡，稽罪而不誅，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，故不免於殺，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。

或曰：報惡甚者，大誅報小罪。大誅報小罪也者，獄之至也。獄之患，故非在所以誅也，以讎之衆也。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、中行作難，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，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。則衛侯之逐，鄭靈之弒，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，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，未可誅而有誅之心。怒其當罪，而誅不逆人心，雖懸奚害？夫未立有罪，即位之後，宿罪而誅，齊胡之所以滅也。君行之臣，猶有後患，況爲臣而行之君乎？誅既不當，而以盡爲心，是與天下爲讎也。則雖爲戮，不亦可乎！

衛靈公之時，彌子瑕有寵，專於衛國。侏儒有見公者曰：「臣之夢淺矣。」公曰：「奚夢？」「夢見竈者，爲見公也。」公怒曰：「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，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？」侏儒曰：「夫日兼照天下，一物不能當也；人君兼照一國，一人不能壅也，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。夫竈，一人煬焉，則後人無從見矣。或者一人煬君邪？則臣雖夢竈，不亦可乎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遂去雍鉏，退彌子瑕，而用司空狗。

或曰：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，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。去雍鉏，退彌子瑕，而用司空狗者，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。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，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。夫去所愛而用所賢，未免使一人煬己也。不肖者煬主，不足以害明；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，則必危矣。

或曰：屈到嗜芰，文王嗜菖蒲菹，非正味也，而二賢尚之，所味不必美。晉靈侯說參無恤，燕噲賢子之，非正士也，而二君尊之，所賢不必賢也。非賢而賢用之，與愛而用之同。賢誠賢而舉之，與用所愛異狀。故楚莊舉孫叔而霸，商辛用費仲而滅，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。燕噲雖舉所賢，而同於用所愛，衛奚距然哉？則侏儒之未可見也。君壅而不知其壅也，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，故退壅臣，是加知之也。曰「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」，而今以加知矣，則雖煬己，必不危矣。